

Календарь
природы


大自然的 日历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Календарь природы



大自然的 日历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自然的日历 / (俄罗斯) 普里什文著 ; 石国雄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301-28038-6

I. ①大… II. ①普… ②石…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4554号

- 书 名 大自然的日历
Daziran de Rili
- 著作责任者 [俄罗斯] 普里什文 著 石国雄 译
- 责任编辑 朱丽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038-6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ln0120@163.com
-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382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9.5印张 200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愿你感受到大自然的野性和呼吸

许智宏

人类自进入农耕社会至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跟过去有了极大的不同，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气候变化，都对人类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就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人口和粮食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每年都会引发全世界范围内的会议讨论。大家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其负面的影响；人类的活动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急剧减少等等。其实，伟人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自己是学习植物学的，在我所在的学科领域，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对特定基因的剪辑和编写，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大自然已被人类部分地征服。未来人类有可能利用基因和合成生物学技术创造出全新的物种，但依然改变不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出于专业原因，很多时候我会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和生命进行探索和审视。但同时我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今后的人类文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人类无休止的欲望，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世界和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的一分子？当然也可以进而思考：人类是自己的主人还是欲望和野心的附庸？

燕园的清晨，有着和墙外截然不同的宁静。当你漫步在校园，仰首皆绿树，听着潺潺流水声，阳光自自然然地洒落，在水面上绿叶间明灭，晨光辉映。在这样的环境中，心会变得柔软而丰盈。或许这时，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我本人由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每年有机会到我国一些已加入世界保护区网络的自然保护区参加考察或评估，实地了解当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状况、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深入当地居民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实地得到的资料，对于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关问题非常有用。而对于一时还没有机会到那更大更深的自然中去、飞去那原始的丛林或者无垠的天际而向往大自然的朋友，在人称“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美妙的文字中即可找到那精巧而变幻无穷的世界。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被誉为“伟大的牧神”“完整的大艺术家”“俄罗斯语言百草”。他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商人、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农艺，随后弃农从文，专事写作。普里什文一生都在旅行，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并具备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善于将对人、对自然、对万物的爱与善化为诗意，并结合哲理写成有机统一的散文。他提出一些超前环保理念的著作，比公认的现代生态文学经典《寂静的春天》早了10年。

普里什文似乎是个多面手：有时像一个探险家，背起行囊就敢只身闯入那最纵深的丛林和最广阔的大海；有时又像一个摄影家，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记录罕见的珍禽或是划过天际的飞虹；有时像一个民俗学家，悉心观察着少数民族的原始风貌和偏远部落的风土人情；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家，虽然路途

颠簸墨水洒了一半，依然记得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纸端。

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普里什文作品选，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探索大自然中所显现的勇敢和冒险精神、极其仔细的观察态度和认真的记录习惯，见到在《大自然的日历》《飞鸟不惊的地方》《林中水滴》《有阳光的夜晚》《亚当与夏娃》这些书里所展现的奇妙世界。在作者的笔下，静谧的丛林和精灵般的小动物，汹涌的大海和巨怪般的大海兽，群星闪烁的夜空和漫无边际的原野，灵巧的飞鸟和咸腥的海风，奔涌的瀑布和沉静的圆月，淳朴可爱、不谙世事的边远部落和谨慎小心、保持距离的文明族群，甚至还有作者在中国边民居住地驯养梅花鹿和种植人参的故事，等等。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人与自然是零距离的。你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每一丝呼吸，自然也可以看到你的每一个毛孔。如作者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所写：“只要是我见到的各种小事，我都记录下来。今天这是小事，到了明天将它与其他新的小事作对比，就会得到地球运动的写照。”他用出众的文笔，展现大自然的种种细节和自己的联想：“昨天蚂蚁窝的生活热气腾腾，今天蚂蚁就潜藏到自己王国的深处，我们就在林中蚂蚁堆上休息，犹如坐在美国式的安乐椅里。昨天夜里我们坐着雪橇沿湖边行驶，听到了从未结冰的一边传来的天鹅间的絮语。在严寒空荒的寂静中，我们觉得天鹅仿佛是某种理性的动物，它们似乎在开某种非常严肃的会议。今天天鹅飞走了，我们猜到了它们开会的内容——议论飞离的事。我们转动着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漫游，我记下了随之产生的成千上万件动人的细节：结满冰针的黑乎乎的湖水拍击结了冰的湖岸发出的声音；晴天浮动的冰块闪闪发亮；年轻的海鸥上了当，把小冰块当做鱼捉；有一天夜里万籁俱寂，湖水发出的喧哗也完全停止了，只有在死一般沉寂的平

原上空电话线发出嗡嗡声，而昨天在那里却沸腾着复杂的生活。”
童话般的神奇，令人向往！

当然，我们在普里什文笔下看到的也并不是完全和谐无忧的自然，自然看到的人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物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而残缺的自然，里面住着小小的一群人类：这里有弱肉强食，这里有自然灾害，这里也有不幸人祸。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真实和完整，让我们可以对照百余年前的人与自然，反思当下的人与自然。

这样小小的五本书也许并不足以让我们看透整个人类与自然。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个未曾经历甚至或许已经不复存在的远方，兴许还能像他那样停下脚步，与自然互相感受对方最细微的呼吸：

也许，包围着我的整个大自然——是个梦？……
它无处不在：在林中、在河里、在田间，在群星中，
在朝霞和晚霞里，所有这一切——只是某个人睡觉时所梦。
在这个梦里，我似乎总是一个人出门上路。但这个巨大的存在
在睡眠时所梦的，并非坟墓的那种冰冷的梦，她像我的母亲那
样睡眠。她睡着，并听着我的动静。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走进自然、贴近自然，去倾听自然的呼唤，培养热爱自然的真正感情，尊重自然、应顺自然、保护自然！

写于燕园

2017年5月25日

目 录

春 天	1
夏 天	129
秋 天	189
冬 天	233

春 天



第一滴水

在我们这些观察自然界现象日复一日更替的物候学家看来，春天是从光的增强开始的。民间说，这时候熊似乎在熊窝里辗转反侧，这时候太阳在转到夏天的位置。虽然冬寒依然，茨冈人还是开始卖皮袄了。

俄罗斯中部的一月里：灰鸦发出预报春天降临的生气盎然的啼鸣，家雀争斗打架，狗开始发情，黑鸦初次交欢。

二月里：向阳屋面上滴下第一滴水，大青鸟啁啾歌唱，家雀忙碌筑巢，啄木鸟初次发出击鼓般的啄木声。

一月、二月、三月初，这全是光的春天。在大城市石砌的高楼大厦间向上仰望，可以再清楚不过地见到天际的流冰。这时我在城里如在地狱里似地干活，像守财奴一般积攒着一个又一个卢布，直到为了钱与所有的人都骂翻了，终于能够到我挣不到钱的地方去时，我就感到很是自在和幸福。是啊，谁能在城里遇上光的初春，然后又能在大地上迎来水、草、树林的春天，也许，还有人的春天，那人就是幸福的。

在冰雪封冻的冬天之后，光的春天风华正茂，大地上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问题：今年的春天会怎么样？每年来临的春天都与过去一年的不一样，从来也没有过哪个春天与另一个春天是一模一样的。

今年光的春天驻留较久，雪的闪耀令眼睛难以忍受。到处

都在说：

“这景象瞬间即逝！”

人们坐雪橇上远路时都害怕，可别在什么地方不得不扔下雪橇，牵缰赶马。

是的，新的春天从来也没有像往昔的春天，因此生活就变得非常美好——怀着激动，期待着这一年有什么新鲜东西。

我们的农民彼此相遇时，只是说春天：

“眼看就到头了！”

“一下子就全结束了！”

积雪初现

我们屋前扫拢了一个大雪堆，它在阳光照耀下晶莹闪亮，犹如未被揉乱的天鹅的胸脯。夜间雪堆在门口，早晨我好不容易才打开了门，用铲子铲开这一夜降下的白茸茸的积雪和它下面沉重的冰层，铲出了一条通道。

我并不惋惜这雪堆。瞧天空中，白云在光的春汛中飘移，云朵又大又洋溢着温暖，冬天是不会有这样的云朵的，而且它也像没有被揉乱的天鹅的胸脯。这里那里，天上地上，与春天一起出现的是我的未受凌辱的梦幻。现在我迎接它时没有失去理智和激动，送走它时没有绝望和失落：它像春天一样来临和离去，只要我活着，它一定还会复归的，那我还愁什么？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而是父亲和我所有梦幻的主人。

五十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您回想一下，古书里对此是怎么说的：一块地你种上六年，第七年让地休闲，每七年一轮，

轮上七回后,就是你的第五十个年头,到那时你就拿起喇叭吹吧,这将是你的周年纪念。

“喂,孩子们,”我喊道,“快点起来,来帮我,马上就是我的周年纪念了!”

他们名叫廖夫卡^①和彼季卡^②,两人都在林中打猎时累垮了。我理智地培养他们具有我的嗜好:我的孩子要枪法准,不能残害生命,他们只能打我们要吃的和可以为博物馆保存的动物。他们这样打猎比较实在,不像那些口头上说反对杀生、自己却又到铺子里去买肉吃的人。依我看,孩子们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就会更接近大自然,甚至能以某种方式更好地学会怜惜人。新年以后,初春之前是封猎时期。他们通常在小镇上跳舞,很晚才回到我的村里来,他们把这也叫做“开枪”。廖瓦嘴上早就长出了小胡子,他悄悄地用我的剃刀刮胡子,现在他的小胡子欣欣向荣,而小儿子的唇上还完全是光溜溜的。

从四十圣徒节^③起,白嘴鸦、云雀和各种小鸟飞来了。孩子们就丢开跳舞的念头,空余时间开始为雄丘鹬飞行求偶、松鸡和黑琴鸡发情期的到来做准备。开始打猎以后,晚上他们回来,有时会回忆起跳舞的时光,便惊讶地说,这是因为无事可做。他们又开始用错词,不是按我教的说“姑娘”而是说“小丫头”。现在不知为什么我不再去纠正他们了。

① 廖夫卡是廖瓦的昵称。——译注

② 彼季卡是彼佳的昵称。——译注

③ 3月22日,春分日;据民间体会,第二次迎接春天,“四十只鸟飞向四十个苦难圣徒。”——原编注

“喂，孩子们，”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否感觉到，现在是什么日子。光的春天正是全盛时期，马上水就要淹掉地窖，快点干活吧，快点，朋友们！”

我们好好干了一阵，因为干得痛快，心情十分酣畅。

我支着插在雪地里的铲子，无法对自己明确地说，我强烈的爱究竟倾注在谁身上。

在紫色的森林上空，两只乌鸦在嬉戏，翻跟斗。

原来我爱的就是这鸟！可怕的冬日里，因为酷寒，太阳似乎被钉在明晃晃的柱子上，一切都覆盖着雪，人、兽都躲起来了。一只普通的鸟儿飞行中冻死了，就掉下来，只有我——一个活人——还在乘行，但也疑虑着，是否能回到家。可是这黑乌鸦在白茫茫的雪原上空高高翱翔，它那冻坏了的飞羽发出嗖嗖声响。

原来现在正是乌鸦发情的高峰期：飞得低的要打败飞得高的，而且要飞得更高，被打败的也如法炮制，就这样，它们上下轮番，飞得越来越高，一会儿突然大叫一声往下俯冲，一会儿又马上迎空腾飞。

乌鸦翻跟斗——真是精彩！心里会响起一种旋律，没有词语，但是有整个蔚蓝的天空呼应着我。在这光的海洋中又飘浮着温暖的云朵，犹如一只白色的大鸟高高地挺起没有被任何人揉乱羽毛的天鹅般的胸脯。

大车队

照民间历书上讲，秋天起草地上结满了蜘蛛网——将会是丰收；整个圣诞节树上落满霜——也是预兆丰收；大雪纷

降——也是好兆头，而要是在叶夫多基亚^①公鸡不喝水——这将会是个艰难的春天：暴风雪降临叶夫多基亚时——把农民的一切都从谷囤卷光，禾秸、干草、燕麦等就全都涨起价来。

但是，在我们林区，冬天要把木材运往车站，春天姗姗来迟是有好处的：可以多两个星期拉雪橇的路。我也喜欢雪滞留着。光的春天在雪的上方如火如荼，直到真正大块大块的夏天的积云推广开来，布满天空，在雪地上投下流动的浅蓝色的阴影。当光的春天长久驻留时，期待的欢乐令人难以承受。

难道我不知道，尘世间有多少不幸，有时谈论生活的欢乐是多么缺少人性和无情。但是现在我觉得，假如善于十分谨慎地说出自己的欢乐和好歹欺骗一下弱者，那么这恰恰是应该的。

将近傍晚时变得非常寒冷，但是大块夏天的云朵一直保持到天黑。月亮低悬，星星中有一颗闪烁得特别明亮，不停地变换着蓝色、绿色和红色的闪光。

我何必要掩饰这一刻呢？我的心灵充满了幸福，丝毫不怕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你们会认为，我说这话，就像俄罗斯作家一样，是为了以后显示生活可怕的一面时有更强烈的对比。我扪心说实话：丝毫也不是这样。我想写一篇有好的结尾的小说，一切将以婚礼告终。

大车队拖着的大雪橇在严寒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积雪很深，无法绕过这车队。不论愿不愿意，我只能减缓步伐，跟

① 3月14日。——原编注

在它后面。

强壮的汉子运送着木材。有好马的人能承受这种繁重的活儿，而体弱和贫穷的人只能坐在火炕上度过冬天。冬天经过村庄，可以一下子辨认出那些雪封住了大门、雪堆上连马蹄印也没有的院落。

车队在一片沉寂中默默行进，只是有时可以听到催马行走的吆喝声。这些人中每一个人夜里都要随着大雪橇走上几十俄里，凭着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在自己身上凝聚起承载着前所未有的经验的广大人民的生活。

“米隆·伊万内奇，”我说，“请跟我讲讲，你怎么打仗，当俘虏时有什么见闻。”

他想了一会儿，开始说：

“这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不知道。在德国吗？不，不在德国。在奥地利吗？不，不在奥地利。我们的集中营在教堂，上级和生活方式是德国的……”

米隆·伊万内奇开始讲新生活中的故事，完全像老人讲童话故事那样：在某个王国，在某个国家。

“这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年？”

“哪一年——现在不记得了。这当然是在尼古拉沙皇时代。”

这就是说，就像在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童话创作就是这样地隐去了时间、地点，这样，最平常的生活也变成神奇的了。

在集中营里生活着俄国的战俘，有360人，每天去干活，吃的是海豹汤，很油，不算糟。常常用什么红的肉做汤，好像

是海狗^①肉，因为德国厨师给这样的汤喝时，像狗一样吼叫。经常发牡蛎罐头，但是米隆·伊万内奇不吃牡蛎，就用它们换烟卷。有一次集中营里带来了一个新战俘，这个人聪明、有钱。他不去干活。他跟我们窃窃私语，给钱，请求无论如何为他买一把手锯。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为他订购了一把手锯，带来了。于是这个战俘就悄悄地在板床下面锯出一个小洞并许诺：“我把你们大家带出去。”就这样，他小心谨慎地锯掉了一块板，掀起来——是个洞，盖起来——一点也察觉不出。第一次讲好有10个人，也叫了米隆·伊万内奇，但他没有去并对他们说：“我看一下，你们怎么到自己人那里，寄封信来，告诉平安到达。”米隆·伊万内奇有点羡慕，但是第二批人打算行动时，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后来开始两个、三个地消失。德国人很奇怪，干活时加强了守卫，却怎么也想不到：眼看着人不见了，怎么不见的——却不知道。当然，迟早总会猜到的。但这时德国人自己发生了革命，红旗飘扬了。现在军官自己来提醒，让大家离开：说什么“哨兵会威吓”，不用怕，他不会开枪。大家就离开了，而米隆·伊万内奇仍然待在那里。他持有一种推论：既然他们发生了革命，那么不用很久，他就能等到一切告终。现在军官直截了当对他说：“走吧！”不，米隆·伊万内奇请军官写一张字条。那军官笑了。“是这样，”他说，“走你的，谁也不会来碰你，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给你字条的。”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就为了米隆·伊万内奇一个人而派警卫。军官厌烦了。“好

① 黑海中的一种鱼。——原编注